

■ 海外聚焦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任何一款游戏必须有代入感才能取得成功，比如操纵着屏幕上的英雄过关斩将，会给玩家带来自己也走上人生巅峰的成就感。所有的视频游戏公司都深谙这个套路。但产业的江湖终究大小，容不下那么多有雄心壮志的霸主，于是大多游戏公司都各领风骚三五年。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任天堂不仅是一家“长老级”的游戏企业，且时不时发发少年狂，在软硬件领域通吃，拿出一些震惊全球的产品。其最新爆款则是刚上市不久的视频游戏机Switch。

从红白机到Switch

大多数中国人见到的第一家家用游戏机，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红白机”。这款插卡式游戏机在国内被以各类“学习机”的名号大肆山寨，其原型就是任天堂的产品。

在“红白机”时代，任天堂的竞争对手如世嘉公司等早已销声匿迹，目前在主机方面索尼和微软几个竞争对手，都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才逐渐加入这个战团的。任天堂凭借一代代产品，与不同的对手展开争夺。现在的最新爆款则是刚上市不久的视频游戏机Switch。

任天堂5月初称，Switch上市后的第一个月里，公司不得不通过飞机来空运货品。该公司采取这种不同寻常且成本高昂的物流举措，说明市场对这款游戏机的需求格外旺盛。

今年3月初Switch上市，在发售后一个月里，游戏机的发货量达到274万台，比原本预计的200万台高出37%。任天堂曾预计一年内Switch销量将达到1000万台。不过从Switch上架后的市场初步兴趣来看，全年度的销量可能会超过当初的目标。

如果对比4年半前任天堂发布的



CFP图片

“软硬兼施”谋发展

面对手游的冲击，任天堂将自己产品定位为“最初的想法是打造一款纯粹的游戏机”。

这款纯粹的硬件产品是否畅销还需销量说话，不过在此之前，任天堂已经在手机软件方面形成突破。任天堂的口袋妖怪叠加在现实生活场景之上的增强现实视频游戏《口袋妖怪GO》去年征服了全世界的玩家。人们聚集在公园里，涌入餐厅，滑动手机屏幕扔出精灵球来捕捉皮卡丘和其他小精灵。

《口袋妖怪GO》这个游戏在安卓和苹果应用商店登上“下载量最高”排行榜榜首的速度比史上任何一款游戏都

快。开发这款游戏的是任天堂和从美国谷歌独立出去的创业型企业Niantic。任天堂出资32%，将获得相应部分的利润。

这款风靡世界的游戏促使投资者大举押注任天堂在智能手机游戏方面的未来，任天堂的市值曾在一天里暴涨逾70亿美元。不过《口袋妖怪GO》虽在下载量排行榜上表现很好，但行业真正关心的是收益排行榜以及游戏是否有良好的赚钱能力。借着口袋妖怪的热潮，任天堂去年底又再接再厉在手机平台上推出了《超级马里奥酷跑》，短时间内就成为iOS平台下载量最大、最畅销的游戏。

不过该游戏却叫好不叫座，虽然四月底任天堂社长君岛达透露该游戏“即将达到1.5亿次下载”，但他并没有

■ 海外选粹

霍夫曼的创业哲学

丹·路易斯和很多创业企业家一样，一直受困于公司如何在现金不可持续的情况下仍能保持预期增长。为此，这位康威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特意从公司所在地西雅图跑到硅谷，向著名社交网媒邻客音的联合创始人及格雷洛克风险投资公司合伙人里德·霍夫曼求教，后者曾在2016年初引领过康威公司的一轮融资。

一见到霍夫曼，路易斯便一股脑道出康威公司面临的诸多问题，包括是否应在西雅图之外设立第二办事处以及人员招聘等问题。霍夫曼告诉路易斯，如果打算开辟第二办事处，最起码要设立在与西雅图实现直航的城市，但这样会导致公司团队分裂，这对康威公司来说为时过早，会给公司的“学习型循环”带来一定风险，更容易导致机构设置重叠。对于霍夫曼的意见，路易斯频频点头，并认真记下要点，特别是“学习型循环”。这正是霍夫曼这位49岁亿万富翁的影响力所在，只言片语便能切中要害。

如今，霍夫曼正在播出一档名为“规模大师”的视频节目，每集均探讨其在企业成长方面的反直觉理论，诸如“实现规模化的唯一方法就是去规模化”。他还在节目中经常与谢莉·桑德伯格和比尔·盖茨等业内好友纵论商道。而有关创业公司的棘手难题以及公司承诺和发展方向等话题，霍夫曼更是寥寥数语便可道破，因而引得创业者们纷至沓来。

作为投资人，霍夫曼的愿望不仅是帮助创业者答疑解惑，更能助一臂之力令创业企业做大做强。用霍夫曼的话说，就是帮助这些企业从混沌中脱颖而出。

霍夫曼出生于美国加州帕罗奥多，分别在斯坦福和牛津

接受教育。他原本只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但也希望自己能对世界产生一些实际影响，最终他告别学术界，投身商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硅谷，数字世界诱惑巨大，投身于此的霍夫曼很快便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一家名为社交网



《企业家》

的社交媒体。后创业失败，他又投身网上支付公司贝宝，任职首席运营官。2002年在电子港湾网站对贝宝的收购中，霍夫曼赚得盆满钵满，一跃成为亿万富翁，随后，他创建了邻客音，并在2009年加入格雷洛克风投公司。2016年，微软公司以260亿美元收购邻客音，而霍夫曼也在同年加入微软董事会。在他所扶持的一众创业公司中，包括空中民宿、星佳、团购网等知名网企，据《福布斯》杂志估算，目前霍夫曼的身家估计为37亿美元。

有趣的是，一度放弃学术研究的霍夫曼在商界取得成功后，转而又回归哲学研究，目前他已写就两本书，并正在撰写第三本。上述三本书的主旨都是探讨如何培养正确的创业心态，而霍夫曼哲学思想的根基便是企业家人精神的原则——向善。他相信，从长远来看，更多的硅谷式创新将带来更多繁荣和就业机会。（石璐）

■ 金融城传真

英国智库探讨“脱欧”能源谈判

□本报记者 邓茜 伦敦报道

自从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以来，能源合作就是欧洲国家合作的优先领域。然而，目前在英国“脱欧”谈判议题上，相对于备受关注的金融和贸易领域的谈判，能源领域的谈判并未受到广泛讨论。英国顶级智库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5月10日发布最新报告，对英国“脱欧”能源谈判前景进行分析。能源问题事关国家命脉，这份研究成果在该议题上的探讨具有一定代表性。

这份名为《保持联系：脱欧后英国与欧盟27国能源合作的关键要素》的报告指出，“脱欧”能源谈判为确保英国能源供应与核安全提供了一定机遇。报告首先阐释了英欧能源合作“保持联系”对双方的好处，认为英国与欧盟过去数十年的能源合作加强了双方之间的关系，继续保持能源合作将为英国及其他欧盟国家带来明显的益处。报告指出，密切合作对于英国制定有关核安全和保障措施的规则和监管至关重要。英国“脱欧”也意味着英国将离开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因为该组织处



在欧洲联盟的架构内，其成立的目的是建立核能联营及分销共同市场，并可出售剩余核子能源至境外国家。

如果英国退出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也就不再适用于该组织的条约规定，这将对英国核工业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对核材料安全、供应跨境运输以及技术研发等方面。报告认为，要在“脱欧”谈判的两年时间框架内完成退出该组织相当困难。英国政府应该在过渡期内寻求在欧洲内部

■ 华尔街夜话

□本报记者 江宇娟 华盛顿报道

当你在酒吧品尝现酿啤酒时，可能根本不会考虑啤酒的“碳足迹”。不过在美国有一种第三方认证，不仅可以帮助你了解到酿造啤酒的“碳足迹”，还可以让你知道企业在经营透明度、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评分。这种认证称为B型企业认证。

B型企业认证由宾夕法尼亚州的非盈利组织B型实验室（B Lab）发起，目的是为了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让整体社会环境得到改善。B型实验室针对企业内部的公司治理、员工关怀、环境友好、社区责任以及客户影响力等五个方面，根据产业类别、员工规模进行量化评估而颁发B型企业认证。

B型企业与传统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B型企业强调企业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企业对员工、供应商、社区、消费者和环境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对股东负责。

获得B型企业认证的公司其评估结果在B型实验室网站均可查询，企业可以清晰了解自己的排名和待改进的地方。B

透露付费玩家的占比。此前君岛达曾承认《超级马里奥酷跑》在iOS平台的收入“没能达到我们的预期”，仅有5%玩家花钱购买了游戏的全部内容。因此，对任天堂来说，比起卖游戏机的利润，在手游中获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死小强”的挫折

前几年在洛杉矶举办的E3视频游戏展上，任天堂首席游戏设计师宫本茂曾穿着魔法师服装走上舞台，在熟悉任天堂历史的玩家眼里，这是一件再贴切不过的服饰。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任天堂就会施展游戏魔法，推出让人们兴奋不已的硬件件来——当然也有让玩家感到沮丧的产品。这几十年来任天堂一直在这两者间徘徊。

带有跨界色彩的《口袋妖怪GO》不仅让任天堂名利双收，更重要的是这个产品是一次开放性实验。之前任天堂一直坚持其“围墙花园”的传统，即玩家必须购买该公司的游戏机才能玩到该公司的游戏。

这种固执已见让任天堂付出巨大代价。该公司曾3次濒临破产，但每一次都奇迹般地实现了复活。上世纪80年代任天堂从街机制造商转变为游戏主机公司和游戏发行商后，在游戏方面它遭到了世嘉推出的电玩游戏《刺猬索尼克》的狙击，而在游戏主机上也曾遭到过索尼和微软同类产品的打击。10年前当任天堂陷入困境的时候，它背水一战发售了比索尼PlayStation 3和微软Xbox 360更为智能的初代Wii游戏主机，才缓过一口气来。

因此，任天堂的魔法能力并不在于发售一款热卖的游戏或者主机，而在于在过去30多年里坚持不懈地培养出一些极其强大的知识产权形象，比如马里奥、口袋妖怪等，这是其一次次东山再起的根本原因。鉴于这种强大的优势和出色的转型能力，下一次如果任天堂进入主题公园或者电影领域，直接挑战迪士尼也毫无违和感。

■ 海外观察

马克龙胜选：“定心丸”效应有限

□本报记者 韩冰 巴黎报道

巴黎时间7日晚，力挺欧盟的法国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在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轻松击败鼓吹“脱欧”的法国极右翼政客玛丽娜·勒庞，成为新一任法国总统，给全球金融市场如愿吃上一颗“定心丸”。不过由于各种因素，“定心丸”的提振效应有限，刚刚松口气的市场已开始关注马克龙所在党派在6月份法国议会选举中的表现。

马克龙胜选后，欧洲各大股指并未被明显提振。8日，巴黎CAC40股指收盘下跌49.41点，跌幅0.91%；德国Dax股指下跌22.34点，跌幅0.18%；伦敦FTSE100股指上涨3.43点，微涨0.05%。

不过此后三天，在马克龙效应逐渐释放、欧元区经济指标好转等因素助推下，各大股指表现有所回升。11日，CAC股指和Dax股指均在连续两天上涨后，分别回落17.04点和46.40点，跌幅分别为0.32%和0.36%。FTSE100上涨1.09点，微涨0.02%。

市场之所以并未明显提振，主要原因在于马克龙效应已提前释放，市场获利回吐。实际上，4月23日马克龙在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以得票率位居各候选人之首的佳绩进入第二轮投票后，法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就已基本无悬念。嗅觉敏锐的金融市场早已乘机上扬，最典型的当属巴黎CAC40股指，4月24日-30日期间上涨逾7%。如此情形自然令马克龙当选后，市场再次上扬的空间较为有限。

法国总统选举尘埃落地后，6月份的法国议会选举将成为影响欧洲金融市场的又一重要政治动向。议会选举在法国素有“第三轮总统选举”之称，议会多数派的归属会直接影响法国总统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效率。

自2002年以来，法国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变为同年举行，总统所在党派也均够获得议会多数，选民们以此表示支持新总统履行政治承诺。然而，今年的情况和前两届大不相同。

一方面，马克龙创立的“共和国前进”运动（注：原名“前进”运动，8日刚刚改名）仅有一年时间，在议会中的根基远不如传统的左右两大政党即右派共和党和社会党深厚；马克龙本人在政界的履历也极其单薄，从2012年进入现任总统奥朗德的总统府担任副秘书长算起，从政时间仅有5年，一些法国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评价说，马克龙“对于议员的世界还一无所知。”

另一方面，共和党派为原本最有希望上台的传统老牌大党，在历史性地未能进入法国总统选举“决赛”后，早就憋着一股劲，要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成为“实际上的执政党”。该党派为在野党，过去5年间在法国国民议会577个席位中仍占有199席，竞争实力十分雄厚。

此外，极左翼政客梅朗雄领导的“不左法国”、呈现分崩离析迹象但个别人士号召力犹存的左派社会党、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等党派也会分流部分席位。在重重阻碍中，“共和国前进”运动能否获得议会绝对多数，为马克龙执政创造最有利的立法条件，目前尚无确定答案。这也由此成为市场新的担心和焦虑的原因之一。

从民意调查来看，法国民众的情绪对马克龙政府获得议会多数支持暂时呈略有利的状态。民调公司ELabe10日发布调查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希望马克龙政府获得议会多数，48%的受访者希望他能进行深度改革，带领法国走出困境。不过，50%的受访者则希望马克龙将“凝聚民心、缓和社

会对立情绪”放在首位，其次才是“进行深度改革”。在略为有利但并不稳固的社会情绪中，议会选举的结果更加值得关注，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反映到法国乃至欧洲的金融市场中。

值得指出的，无论议会选举成败与否，力主加强建设欧盟的马克龙上台本身使得欧盟解体在短期内的可能性几乎下降至零。他胜选当晚，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重要领导人纷纷向马克龙表示祝贺和欢迎，欧盟建设迎来新的起点。从长远来看，马克龙的胜选为欧洲金融市场注入的稳定基础和长期信心不容忽视。